

俄语科幻小说的篇章范畴研究

邱鑫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目 录



0 绪 论	1
1 俄罗斯语言学视域下的篇章	27
1.1 篇章的定义	27
1.2 篇章的单位	32
1.3 篇章的类型	35
1.4 篇章的基本性质	40
1.5 篇章的结构组织	42
本章小结	93
2 篇章范畴与科幻小说	95
2.1 哲学和语言学中的范畴	95
2.2 篇章范畴的概念	105
2.3 篇章范畴的分类及其理据	107
2.4 科幻小说概述	119
本章小结	133
3 俄语科幻小说篇章的时间和空间范畴	135
3.1 哲学和文艺理论中的时间和空间范畴	135
3.2 俄语科幻小说篇章的时间范畴	143
3.3 俄语科幻小说篇章的空间范畴	173



本章小结	216
4 俄语科幻小说篇章的事件、参与者和评价范畴	219
4.1 俄语科幻小说篇章的事件范畴	219
4.2 俄语科幻小说篇章的参与者范畴	253
4.3 俄语科幻小说篇章的评价范畴	290
本章小结	345
5 结束语	347
参考文献	353



绪 论

出于对语言使用者、语境、语言交际和语言功能等因素的关注，人们将研究兴趣转向篇章。德国语言学家魏因里希（H. Weinrich）于 20 世纪 60 年代首次提出了“篇章语言学”这一术语，认为篇章应该是任何一种语言研究的描写框架，“语言学就是篇章语言学”^①。此后，篇章语言学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立的语言学科。纵览其发展历程，篇章语言学可以梳理出三个主要研究方向，即篇章的语法研究、语义研究和语用研究。篇章的语法研究着重研究构成篇章的语言单位以及各单位之间的关系，语义研究关注篇章内部的语义接应，语用研究则以篇章为基础，研究篇章的意向以及交际语用功能等方面的内容。

加尔佩林（И. Р. Гальперин）指出，欧美语言学界和俄罗斯^②语言学界在研究篇章范畴时采取的视角不同，欧美学者力图

① 转引自：刘齐生. 德国篇章语言学：源起与发展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9）：11.

② 本书中的“俄罗斯”是一个广义概念，其时间范围包含苏联。



建立篇章的形式化语法,研究其构成规则、方法和布局;而俄罗斯学者则从研究具体的言语创作行为(речетворческий акт)出发,探索其组织和使用规则,描写和界定每类篇章的范畴特征,旨在建立普遍的篇章理论。^①

俄罗斯篇章语言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是篇章语言学的形成阶段。在这一阶段,研究者们逐渐意识到只研究单独的语句会限制对言语交际的研究,他们开始寻求更高级的言语单位:布斯拉耶夫(Ф. И. Буслаев)提出了“句子的组合”(сочетан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й)这一概念,认为“在语言中思维的组合必须通过句子的组合来表达”^②;波斯佩洛夫(Н. С. Поспелов)指出,连贯话语中的句法单位应该是“复杂句法整体”(сложное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ое целое);布拉霍夫斯基(Л. А. Булаховский)的观点与波斯佩洛夫相似,但是他在称谓该句法单位时用了另一个术语,即“超句统一体”(сверхфразовое единство),并对其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关系特征做了一些探讨。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篇章语言学发展的重点是理论建设,明确研究对象,积累相关材料。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在这一阶段,超句统一体作为篇章的构成单位正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一时期篇章语言学的发展趋势是,对超句统一体的研究由片面转向深入,从对其外部特征的观察转向对其本质特征的探索;句际联系乃至超句统一体间的联系受到重视;源于捷克的实义切分理论得

① Гальперин И. Р. Текст как объект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М.: КомКнига, 2007, с. 8.

② Буслаев Ф.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М.: Учпедгиз, 1959, с. 21.

到了广泛运用。^①

第三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在这一时期，篇章语言学的研究逐渐细化，出版了很多专门研究篇章语义、篇章语法的著作。例如诺维科夫（А. И. Новиков）的《篇章语义及其形式化》（«Семантика текста и его формализация»）和莫斯卡尔斯卡娅（О. И. Москальская）的《篇章语法》（«Грамматика текста»）。篇章语言学同修辞学、功能修辞学、语义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日趋增多。“从此时起，由于功能语言学、语义学、言语活动论（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功能修辞学、语用学受到的关注日益增长，它们对社会实践的意义也逐渐显现，篇章研究的功能—语用角度开始得到发展。”^②与此同时，篇章语言学范畴内形成了较为清晰的两大研究对象：超句统一体和整体的言语作品（речево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学者们开始重视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间的关系。“目前广为接受的是，语言最独立的单位不是句子，而是篇章。因此必须从事篇章句法即超越句子层面的语言单位的句法研究。”^③超句统一体、从属于特定主题的超句统一体链、个别段落章节乃至全篇都成为篇章语言学分析的对象。在此背景下，篇章范畴理论应运而生。

① 参见：姜望琪. 语篇语言学研究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92—93.

② Москальская О. И. Семантика текста [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80 (6), с. 33. 本书译文除注明译者外，均为本书作者自译。

③ 转引自：Москальская О. И. Семантика текста [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80 (6), с. 33—34.



Q 1.1 国内外篇章范畴研究历史和现状

Q 1.1.1 俄罗斯语言学界篇章范畴研究历史和现状

篇章范畴研究的阵地主要在俄罗斯,学者们对篇章范畴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形成时期和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为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成果多为关于篇章范畴的零散论述,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篇章范畴的研究进入发展时期,其标志是1981年《作为语言学研究对象的篇章》(«Текст как объект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一书的出版。在这一时期,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较为完备的篇章范畴系统,篇章范畴理论愈来愈显示出跨学科的特性。

(1) 俄罗斯篇章范畴理论的形成时期

篇章范畴理论发端于对个别篇章范畴的研究,尼古拉耶娃(Т. М. Николаева)无疑是该领域的先驱。早在1972年她就在《语言学问题》(«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上撰文,提出应该从“突显范畴”(категория выделения)的角度来研究实义切分。“突显”,即“一个篇章要素与其他要素的对立”,这种对立可能发生在组合层面,也可能发生在聚合层面;换说(перифраза)、倒装(инверсия)、代词重复、逻辑重音、实义切分等都是该范畴的实现手段。^①

时隔六年,尼古拉耶娃在她主编的《国外语言学》(«Новое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第八卷中提出了篇章语言学的目的和任务:“篇章语言学旨在寻找共性规则,而非分析单独的用法;篇章语言学的任务是找到并建立具有内容和形式单位的篇章语法

① Николаева Т. М. Актуальное членение — категория грамматики текста [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72 (2), с. 53.

范畴系统。”^①明确了这一点之后，尼古拉耶娃结合魏因里希与哈尔维克（R. Harweg）的观点，率先探索了篇章的内容范畴，列举出了先行信息（пред-информация）和后行信息（пост-информация）、对世界的叙述或转述（рассказ о мире / пересказ мира）、首倡性或非首倡性（инициальность / неинициальность）等 12 个篇章内容范畴。^②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篇章范畴提炼自德语和法语语料，有较大局限性，在实际应用时会受到较大限制。例如先行信息和后行信息的“信号”是冠词，定冠词是先行信息的标志，不定冠词则是后行信息的标志。可是俄语并没有冠词，该范畴也就丧失了相应的“物质基础”。尼古拉耶娃本人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此后的研究中她再度回到了对单个篇章范畴的提炼和分析上：将事件视为篇章范畴，并对其语法性能进行非常详尽的描写。^③

在尼古拉耶娃之后，莫斯卡尔斯卡娅对篇章的整体性范畴展开了专门研究。在她看来，篇章的整体性与内聚性（когерентность）是同等概念，无论是超句统一体还是整体的言语作品都具有这一特性，只是它在超句统一体中的体现更为明显。此外，莫斯卡尔斯卡娅特别指出：整体性并不只是“意义现象”，还涉及语言的形式和功能，所以它具备三种体现形式，即结构、意义和交际整体性。在结构层面，整体性通过词汇重复、回指（анафора）、平行句法结构等手段来体现；在意义层面，整

① Николаева Т. М. Лингвистика текста.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 Николаева Т. М. Новое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М. : 1978, Вып. 8, с. 9—10.

② Там же, 1978, с. 24—27.

③ Николаева Т. М. «Событие» как категория текста и его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ая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С]. Цивьян Т. В. Структура текста. М. : Наука, 1980, с. 198—210.



体性体现在统一的主题中；在交际层面，整体性主要通过“交际继承性”来显现，其实质就是“超句统一体中的每一个句子在交际上都以前句为依托，推动语句从已知走向新知，从而形成主位—述位链条”^①。

与莫斯卡尔斯卡娅不同，布兰德斯（М. П. Брандес）将整体性分解成内容整体性和形式整体性，前者负责将“现实模式化”，通过创作手段反映和加工客观现实；后者则承担交际功能，作品的“风格”是其实现的保障。^②除整体性外，他还对“作者形象”范畴进行了专门研究，提出“‘作者形象’不仅是叙述、说明、‘执行’内容的范畴，还与内容本身的构建相关”^③。需要注意的是，布兰德斯的研究所没有局限在纯语言学的范围内，还运用了心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有一定的跨学科特性。

与莫斯卡尔斯卡娅、布兰德斯等人相比，阿诺尔德（И. В. Арнольд）的观点更进了一步，他指出：任何篇章（不仅是文学篇章）最重要的特性都是其信息性、完整性和连贯性。整体性具有两种体现形式：一种是外在的，即标题、目录、扉页等；另一种是内在的，通过逻辑、主题、结构和语用连贯来构建，用于保障信息的存储和传递。^④显而易见，阿诺尔德所提出的篇章特征已经不再是相互割裂的独立现象，它们相互关联、密不可分。虽然“信息性”、“完整性”和“连贯性”不能涵盖篇章的全部特性，但是它们构成了篇章范畴体系的“原始模型”，该模型的提出对于构建系统性篇章范畴理论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

① Москальская О. И.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екста [М]. М. :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1, с. 21.

② Брандес М. П. Стилистика текста.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й курс [М]. М. : ИНФРА-М, 2004, с. 49.

③ Там же, с. 242.

④ Арнольд И. В. Стилистика [М]. М. : Флинта, Наука, 2002, с. 32.

（2）俄罗斯篇章范畴理论的发展时期

俄罗斯篇章范畴理论进入发展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是 1981 年《作为语言学研究对象的篇章》（«Текст как объект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一书的出版。该书作者是著名俄罗斯篇章学家加尔佩林，在书中他特别强调整体性和关联性的地位，认为它们是超越其他篇章范畴的“大篇章范畴”（глобальные категории текста）。整体性属内容层面，受篇章理解规律的制约；关联性则受篇章成素线性分布的制约，既体现在形式层面，又体现在内容层面。整体性和关联性相互作用，催生了其他篇章范畴，即信息性、切分性、衔接（篇内联系）、连续统、语义独立片段、回溯与前瞻、篇章情态性、整合与完结性等。^①

加尔佩林所划分的篇章范畴构成了较为严密的范畴系统，该系统内各要素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连续统、衔接和切分性三个范畴相互制约、互相补充，保证篇章信息完整、有序传递；整合同语义独立片段形成对立，这种对立正是观念信息和潜台词信息产生的源泉，回溯与前瞻则是整合过程的保障；情态性主要表达作者对篇章所述内容的看法，它有别于篇章信息却又无法独立存在。这些范畴共同起作用，最终实现作者的写作意图，篇章也因此获得完结。加尔佩林的篇章范畴理论因其系统性和完整性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对后继的篇章范畴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篇章范畴理论基本成型的大背景下，图拉耶娃（З. Я. Тураева）提出了篇章范畴研究所面临的两大任务：一是明确篇章范畴所传递的概念，二是明确表达篇章范畴的形式手段。这两大任务衍生出亟待解决的七个问题：

^① 详见：Гальперин И. Р. Текст как объект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М. : КомКнига, 2007.



- ① 列举篇章范畴；
- ② 确定范畴间的层次关系；
- ③ 明确篇章范畴分类的标准；
- ④ 研究篇章范畴的表达层面和内容层面及其构成；
- ⑤ 系统研究表达篇章范畴的语言和非语言手段；
- ⑥ 研究表达篇章范畴的纯语言（或非纯语言）手段的功能；
- ⑦ 界定中心和边缘、隐性和显性的篇章范畴表达手段。^①

加尔佩林曾经坦言：“我所强调的只是在我的观察中我认为重要的范畴和参数。”^② 他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材料分析和积累上，对篇章范畴理论未来的发展没有做过多展望，而图拉耶娃所提的“任务”和“问题”弥补了这一缺憾，为篇章范畴研究指出了比较清晰的发展方向。

加尔佩林之后，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多个篇章范畴体系：

图拉耶娃延续了加尔佩林的研究范式，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篇章范畴划分的基础。她将篇章范畴划分为结构范畴和内容范畴两类：“前者蕴于篇章结构本身，后者则实现篇章同篇章中所反映、折射的客观现实之间的联系。”^③ 结构范畴包括衔接、整合、推进/凝滞，内容范畴包括作者形象、文学时间与空间、信息性、因果关系、潜台词、情态等，是开放的序列。图拉耶娃承认她对篇章范畴的划分有局限性，因为这两类范畴都有内容和形式层面的体现，二者联系紧密，不能截然分开。

① Там же, 1986, с. 82—83.

② Гальперин И. Р. Текст как объект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М.: КомКнига, 2007, с. 135.

③ Тураева З. 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текста (текст: структура и семантика) [М].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86, с. 81.

奥金佐夫（В. В. Одинцов）主要从修辞学的角度研究篇章范畴。与图拉耶娃不同，他并未将某类范畴划归到内容层面或形式层面，而是直接将内容和形式视为篇章最基本的两大范畴。内容范畴包括主题和纯内容，后者指用于展开主题的材料，在非文学篇章中论点通常会以主题的形式出现，同一个主题可能在不同的材料中展开。形式范畴则包括布局 and 语言。主题和纯内容、结构和语言相互交织，互相影响，从而产生了思想、情节和表现手法三个新的范畴要素。情节是纯内容和结构交汇的产物，因此既属于内容范畴，又属于形式范畴（见图 0—1）。^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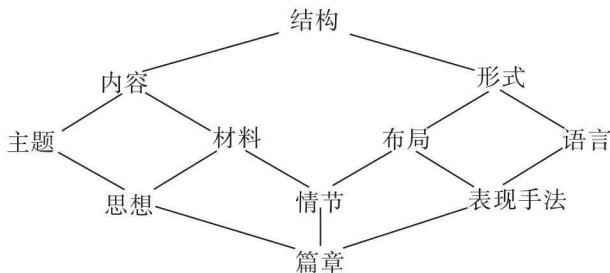


图 0—1 奥金佐夫的篇章范畴体系图

如上图所示，奥金佐夫所提出的篇章范畴体系是一个闭合的序列，其最终目的在于分析、揭示篇章的“结构”。然而遗憾的是，这套范畴体系虽然直观易用，却容易导致内容与形式的割裂。奥金佐夫自己也认为“从主题到语言”的分析方式“很难保存和展现篇章结构统一体的整体性和完结性”。^②

科仁娜（М. Н. Кожина）和马特维耶娃（Т. В. Матвеева）等是从功能修辞角度研究篇章范畴的代表人物。科仁

① Одинцов В. В. Стилистика текста [М]. М. : КомКнига, 2006, с. 42—43.

② Там же, с. 44.



娜提出了功能语义修辞范畴的概念。这是篇章范畴的变体,反映言语的功能语体差异,是承载某种篇章范畴性特征的、不同层级的语言手段的集合。这些功能语义修辞范畴有评价、逻辑性、对话性、主体性、表现力、回溯、前瞻等。^①在科仁娜看来,篇章的功能语义修辞范畴虽然同语言手段紧密相关,却不属语法范畴,其理据是超语言的,源于不同功能语体的不同特点。马特维耶娃在划分篇章范畴时所持的观点与科仁娜相似,她还增加了主题链、前瞻、回溯、时间场、空间场、交际块等内容,综合起来共三大类——线性范畴、场范畴和篇幅范畴。^②

西多罗夫(Е. В. Сидоров)在研究篇章范畴时选取的是系统一活动的视角,关注篇章意向层面(интенциональная сторона)和操作层面(операциональная сторона)的区别。前者指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后者指内容表达的方式。在系统一活动视角下,篇章范畴被视为“系统言语现象的客观性质以及该现象的活动特性”^③。

诺维科夫认为应该从语义和交际的角度研究篇章范畴:“形式特征对于篇章来说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它们不足以使篇章成为独立单位。”^④沿着这一思路,诺维科夫提出了如下篇章范畴:全面性、延续性、关联性、完结性、深层透视、静态和动态。正

①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Z]. М.: Флинта, Наука, 2003, с. 573.

② Матвеева Т. В.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е стили в аспекте текстовых категорий: Синхронно—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ый очерк [M]. Свердлов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Ураль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90, с. 16—20.

③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Z]. М.: Флинта, Наука, 2003, с. 534.

④ Новиков А. И. Семантика текста и ее формализация [M]. М.: Наука, 1983, с. 18.

是这些范畴使篇章成为“基本交际单位”^①。很明显，诺维科夫划分出的篇章范畴并不在同一层面上，尤其是静态和动态范畴。他认为，静态指作为言语思维活动的篇章，动态指生成和理解过程中的篇章，仅从其表述就可以看出，静态和动态应该是篇章研究的两个角度，而不应该是篇章本身的两个范畴。

拉辛金娜（Н. М. Разинкина）、拉普（Л. М. Лапп）和巴比娜（А. Ф. Папина）等人从“反映原则”（принцип отражательности）入手研究篇章范畴，认为篇章从总体上反映了交际活动，而篇章范畴则反映了交际活动的组成要素，如言语主体、时间、空间等。巴比娜一共提炼出五大范畴：（1）交际活动、事件、情境参与者；（2）事件、过程和事实；（3）时间范畴；（4）空间范畴；（5）评价范畴。每一个范畴内部又细分成更小的类型，如时间范畴分为现实时间和非现实时间，空间范畴又分为现实空间和非现实空间。^② 尼古拉耶娃、加尔佩林、图拉耶娃等人一致认为，每一个篇章范畴都应拥有相应的形式表达手段，除厘清篇章范畴系统，篇章语言学的任务还要对各范畴相应的表达手段进行总结提炼。巴比娜对每一个范畴都进行了极为详尽的描写，通过篇章范畴将不同层级的语言表达捏合在一起，形成明晰的“清单”。从这一点看，她的研究是篇章范畴理论研究走向成熟、转向实践应用的一大标志。

篇章范畴理论自成形之日起至今已三十余年，篇章范畴体系逐渐成形，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变化，目前的俄罗斯篇章范畴研究呈现如下趋势：

- 研究对象更加精准。在篇章范畴体系逐渐搭建和完善的

^① Там же, с. 23—33.

^② 详见：Папина А. Ф. Текст: его единицы и глобальные категории [М]. М.: Е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 2002.



过程中,很多研究者转入对个别范畴的深层研究,探索其理据,描写其手段,讨论其运作机制^①,为篇章范畴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 语料范围逐渐缩小。在篇章范畴理论创建之初,研究者们并未对其语料范围做过多限定。以加尔佩林为例,他所分析的语料涵盖了从科学篇章到文学篇章等各种篇章类型。时至今日,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学者们往往将语料范围限制在某类篇章(如科学篇章)、属于某种体裁的篇章,甚至某位作家的作品内,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实证研究色彩浓厚。

- 重视在实践教学中的运用。“语言理论和语言描写之应用于现代语言教学,是语言学家和语言教师极为关心的问题。”^②为语言教学服务也是篇章范畴理论的发展方向之一,波波娃(И. А. Попова)、科马罗娃(А. И. Комарова)和维什涅韦茨卡娅(Н. А. Вишневецкая)等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探索。以维什涅韦茨卡娅为例,她专门研究了篇章范畴理论在公共外语教学过程中的运用方法和模式^③,为对外俄语和第二外语甚至第三外语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

0.1.1.2 西方语言学界篇章范畴研究历史和现状

“Category”一词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中的释义是“(人或事物)的类别、种类”^④,而“篇章范畴”的英文直译“text categories”,是“text types”(篇章类型)的近义

① 参见:Е. Ю. Стртычук, А. Н. Лещева, Е. В. Лифантьева等人的著作。

② 艾迪·卢莱. 语言理论与语言教学 [J]. 觉非译. 当代语言学, 1978 (3), 第31页。

③ 参见:Вишневецкая Н. А. Обучение студентов вуза иноязычной текстов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D]. 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 НГЛУ, 2009.

④ 霍恩比,等.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Z].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250.

术语，属于图书分类学范畴，与我们所言的“篇章范畴”在概念上相去甚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西方语言学界对此毫无研究，正好相反，欧美学者对篇章特征的研究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西方语言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篇章特性的探索，二是对篇章连贯和衔接问题的研究，三是对篇章世界理论（text world theory）的探讨。

（1）对篇章特性的探索

伯格兰德和德雷斯勒（De Beaugrande & Dressler）早在1981年就列举出篇章应该满足七个标准：衔接（cohesion）、连贯（coherence）、意向性（intentiona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信息性（informativity）、情境性（situationality）和跨篇章性（intertextuality）。必须同时满足这些标准的交际事件才会具备篇章性（textuality），才能成为篇章，否则就是非篇章（non-text）。^① 伯格兰德和德雷斯勒所提出的“标准”，其实质就是篇章的七大特征。这些特征并不在一个平面上：衔接与连贯关注的是篇章本身，意向性、可接受性、信息性等是针对交际者而言，而交际者的共有知识则是情境性和跨篇章性的出发点。伯格兰德和德雷斯勒运用“篇章性”对篇章的概念做了较为严格的限定，对篇章分析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遗憾的是这七个标准之间的互动机制仍然迷雾重重，没有得到较为清晰的阐述。

曼恩和汤普森（Mann & Thompson）也曾提出典型篇章应该具备三个特性：功能性、层次性和关系性。其中功能性是整体性和内部联系性的源头，层次性指篇章中各小句之间的排列组合

^① De Beaugrande R., Dressler W. U. Introduction to Text Linguistics [M]. London: Longman, 1981: 3.



有一定层次，关系性指篇章内容在语义上相互联系。^①曼恩和汤普森的观点同加尔佩林等人提出的整体性和关联性有一定相似之处，只是前者着眼于小句，而后者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超句统一体上，从而造成了分析方法和模式上的差异。

(2) 对篇章连贯和衔接问题的研究

连贯和衔接问题一直是篇章分析关注的热点，“连贯是语篇的整体性特征，是篇章语法规则的核心要素”^②。在这一领域颇有建树的语言学家主要有韩礼德和哈桑（Halliday & Hasan）、丹尼（Dane）、冯·戴伊克和克印赤（van Dijk & Kintsch）、曼恩和汤普森、布朗和尤尔（Brown & Yule）等。

韩礼德和哈桑主要从语域（register）和衔接（cohesion）的角度来研究篇章的连贯性。语域即语言根据不同功能和用途形成的语言变体，其变化受语场（field）、语旨（tenor）和语式（mode）等语境因素影响，衔接则指篇章中的指称、替代、省略、连接和词汇衔接。韩礼德和哈桑明确指出：“语篇就是在这两个方面都连贯的一段话语，即它从情景语境方面考虑是连贯的，故在语域上是一致的；同时它本身是连贯的，故它是前后衔接的。”^③韩礼德和哈桑的理论以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为支撑，既关注语言外的语境因素，又关注语言内的表达手段，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该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对语域、语域一致等概念至今没有清晰的界定，容易引起误解；五类衔接手段皆集中于词汇—语法层面，并不能完全涵盖实现篇章连贯的全部手段；等等。

① 转引自：徐赳赳. 现代汉语篇章语言学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6.

② 杜世洪，卡明斯. 连贯是一个语言哲学问题 [J]. 外国语，2011（4）：83.

③ 韩礼德，哈桑. 英语的衔接（中译本）[M]. 张德禄，等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20.